

# 江南的儿子

## 献给《风景旧曾谙 潘鸿海艺术展》

许江

潘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多的时间。每念他的离去 既含悲情又蕴温情。先生溘然仙逝是其悲 先生对我们的无尽关爱 如被如照 始终温暖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在这里以画展的方式来怀念他 正是我们同心共愿的真情。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江南之子 细把江南图将好景。我们在这里重新看到这些熟悉的风景、熟悉的画 我们能不忆江南 能不怀念这位江南的杰出之子？

潘鸿海老师一生艺海跋涉 以油画为主 兼涉水墨。早年还与人合作 以一套水粉组画《鲁迅》而名重艺坛。苏轼有著名的诗句：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常以 鸿 的书写来自比 故创造出历史上 雪泥鸿爪 的意象 其内涵是自述人生如鸿风飞 却从容面对 不计偃蹇。在潘老师的性格中 亦蕴着这样一份洒脱。

鸿 既是他的名 更凝着一份豁达开拓的神。潘老师一生画江南水乡 说他是江南的儿子 毫不为奇。他把水乡画成一种苏绣一般的细腻光泽 一种古砚浓墨、琅玕温润的清风雅韵 一种江南流水磨出来的古韵清奇的油画之美。

潘鸿海老师的名字都带着水 水乡便是他的挚爱。我在2006年的一篇评说他的水乡油画的文章中 曾称他为 水乡的守望者。在那里边 我描写他的水乡油画有三重网 青瓦白墙是一重网 廊桥烟树是又一重网 水乡的倒影中传来悠悠的桨声 荡开涟漪 轻轻地摇着 那又是一重网 三重网摇曳着如梦的水乡。在中国 当人们这

样地谈到水乡 就一定会谈到潘鸿海 谈到他的油画。

中华文化有一份深远的抒情传统。屈原《九章·惜诵》中悲歌 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抒情。真情的吟诵而产生忧悵之心 悲愤的兴发将传递感情。如是抒情的传统 将人心中的志向悲怨 以诗画的风雅展现出来 所谓情兼雅怨 兴来抒情。油画进入中国 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抒情 抒中国式的乡情。这个问题尤其在新中国之后得以重视 水乡成为中国油画家最活跃的场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某种时代的感情从油画中溢出 在西南跬成伤痕美术 在江南集成水乡的古典抒情。一批青年油画家突破油画的造型、色彩、构成等形式语言的思考 扎入水乡的古老和诗性之中 来寻找一种乡土的表达。潘鸿海先生便是其中不断尝试、淬化成风的一个。他的水乡 欣欣然如若青山 既有柔美蕴意 又含荒远气韵。他化荒远于小桥流水之间 解寒碧入春树浓影之烟 塑成一种独特的水乡之美。那些春阳与古树 黛瓦与青石 深影与涟漪 织成一种如丝如绢的韵味 如砚如墨的油质 织成一种水乡特有的抒情之风。如是风韵 一如江南 既满目风和日丽 又十足遗响悲风。这样的江南 这样的水乡 这样交互作用的抒情传统 形塑了潘老师几十年不变的油画特点 也蕴藏着今天这个展览的诗性风华。

水乡实质上是江南山水的缩影 水乡本非一物 而是万物。水乡好比一个世界 化万物于一身之中 合万物的秩序为一体。我曾和潘老师一道在水乡写生数日。他画水乡 有一种快感。他很轻松 借眼前的结构 将黛瓦白墙、瓦苔墙草一次带出 水乡的气息油然而生。那一舟而兼数十百舟 一水而兼数十百水。潘老师反反复复的水乡生活 水乡写生。他人在水乡 心与物游 则水乡之意幡然洞见。这正是潘老师的水乡味象的妙法。水乡不是瞬间的视觉 也不是逼近真实的简单摹绘 而是贯穿于春夏秋冬、阴晴冷暖的综观。通过这种综观 潘老师心随水乡游 举手兴来 取象会意 俯仰往还 远近赠答 让自己的心灵活在水乡自然中。所谓综观 是依照经验之总体而构成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它超越了一个人的瞬间感受和意念 将其一生的历练与胸襟置入江南水乡的聚散之中。每当这样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实景 都只是造化之间、天人之间的中介 通过它们 潘老师领悟和洞见了水乡天地的化变 并寄以诗意超然的深情。斜阳外 寒鸦数点 流水绕孤村。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这些正是潘老师水乡油画的莘莘诗注。

《说文》有言 水 准也。相对于山 水主德 为平势、和势。此之所以水乡涵山川之灵、敏空濛之秀。潘老师笔下的水乡 荡漾着的正是这样一份平和之气势。潘老师的油画用笔很自由 水色弥漫 油色踟蹰 总有一种水乡的迷濛。春树、石桥、流水、老墙 组成一簇簇的平面 开散聚合 起承穿插 用这种迷濛之气带出万物的情态。画论中常有 形与无形、似与不似的讨论。潘老师的水乡诸象 朴实天真 却格外有生气。他善于在诸物的呈现中 笔随气运而呈常形 形随势变而又无常形。在绘画的笔色变化中 虚实相向 万物相生 进而心动情动 诸象由是进入心物两造、交相互动、共同生发的状态。潘老师还画了许多水乡的女性。这些女性有水的骨肉 又有水的神韵。江南水与渔家女成了一种江南水乡的天天风华的配置 漂漂着白香山、东坡老笔下的绵绵诗意 又是一份普天之下的江南人谙熟的心灵风景。屋有传承 水有流转 石存岁月 人存风韵 这正是潘老师水乡油画的诗意语言。这个语言虽时有纤浓之累 却清奇满目 悠远动人 其笔下既接续着油画古朴深厚的韵味 又充满着江南悠远的诗意 水乡中悠悠荡漾着的本然的乡愁。

如上是我在潘鸿海老师的作品中 拈出三方面诗性特点 抒情雅怨 那深远而动人的雅怨相兼的抒情传统 味象超然 那水乡之意的味然度见 心随笔转 那心物两造的诗性语言。多少蓬莱旧事 空回首 烟霏纷纷。风景旧曾谙 我们再次沉浸在潘老师的水乡诗情 在他的水光潋滟、烟霏纷纷的绘画中咏叹追怀。他像赤子般依恋母亲 揭示出江南端庄 水乡秀美。今天 我们将这些美一一拈出 一片水色作作品 满目江天祭乃师 以这些诗性的美 悼怀潘鸿海先生 悼怀他的杰出的艺心与师风。

2024年8月8日

## 熟悉的味道

本报记者 唐永明

不知不觉 潘鸿海老师故去已一年多 但犹如昨日。8月9日下午 记者去浙江美术馆参加了 风景旧曾谙 潘鸿海油画艺术展 现场人头攒动 碰到了不少慕名而来的老朋友。

当那些熟悉的作品 以原作的方式悬挂在空旷的展厅里 在聚光灯照射下散发着油画特有的气息 心中还是有所悸动。那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一如多少次 去潘老师的画室闻到的味道。

潘老师总是在一句 来了啊 的寒暄中 起身泡上一杯浓香的绿茶 在茶香和油彩媒介的香味混合交融中 再递上一支烟 我们用烟味将上述这二种气味完全覆盖 包括他架上画了一半、尚未完成的作品。

潘老师的家属遵循他生前的愿望 将80余件大大小小的作品 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由浙江美术馆收藏 使其艺术精神能够有序传承 惠及大众百姓。不禁令人肃然起敬。这虽然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但其同样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物质财富 捐赠项目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家属的一致认可与彼此信任 可见家风传承之正。

这是一个老艺术家筚路蓝缕 用毕生心血凝结的愿望 如今这些作品有这样一个归宿 值得欣喜和高兴。至少 我们以后如果怀念潘老师 想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还找得到去处。

与潘鸿海老师交往比较多 但其中有



潘鸿海 柿子红了 90×120cm 油画 2012年

二件事记忆特别深刻 在这个时间节点 写出来 聊作纪念。事情虽小 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其艺术和为人做事的原则。

有一次杭州油画院一起去松阳写生采风 由于年龄原因他不太喜欢在外面直接写生 总是拿着相机去寻找入画的风景 然后回画室再创作。我便陪着他一路翻山 走高爬低。他总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来选择风景 在一处并不起眼的被村民废

弃的老屋前 他停下脚步 观望思索一番之后左拍右拍 似乎十分钟情 我很疑惑 便问他 这样杂乱的地方能画出彩？他笑笑不语。我便也应付跟着拍了几张这个场景。过后觉得这种资料没啥大用 便早就忘了这事。

直到某一天在他的画室里突然见到这幅《柿子红了》作品 十分惊艳 这不就是我看熟视无睹的那个场景吗！这才明白 艺术家

的选择有多么重要 往往会在被我们熟视无睹的场景里 找到韵律 找到节奏 找到心仪的色彩 找到美的画面。潘老师既有着独到的眼光 也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他一个字都没说 就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另一件事是 潘老师应邀接受 中华五千年 百年追梦 重大主题创作任务 要画一幅表现良渚题材的历史画 《玉璧良渚》 作品以三联画的构图组织方式 艺术地重构了理想化的 史前 人类社会图景 描摹出江南伊甸园的美好清丽与富饶繁华。从采风、拍摄资料 到构思、创作草图、上大稿 他和助手汪文斌老师一起 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期间我去过几次他们的工作室 算是见证了这个过程 也了解其中众多细节和故事。于是在他邀我写一篇关于这件作品的创作手记时 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前后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 写了将近万字 的创作综述 用于画册出版。潘老师执意要付我稿酬 我断然拒绝 说以我的工作性质 写这个也不算啥难事。没想到 过了几天 潘老师竟然提着一大袋整整十条中华烟给我 让我非收下不可。把钱转化成实物 可见其不肯欠人情的决心 也使得我只能惭愧地收下这份情谊。

自古 量小失友 度大聚朋。潘鸿海老师以自己的宽容大度和人格魅力吸引了许多朋友在其身边。